

南

史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李

延壽

賀瑒

子革琛

司馬聚

朱异

顧協

徐摘

子陵儀

陵子儉份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即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

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
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
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
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
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
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
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
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
季弟子琛並傳瑒業不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窮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

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
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
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
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
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
州置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
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
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
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

書黃門卽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
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
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
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
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
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
儒吐言辯繁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
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
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慨嘆曰通儒碩學
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荅神用頽然慨
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
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
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
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
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
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
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耶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閏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

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
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
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
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
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
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
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
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
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
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

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
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
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
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
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
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
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
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

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
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
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
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
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
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
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
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

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
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
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
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
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
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
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

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琬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空惚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
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
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
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噓
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

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上賊
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
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
禮講說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駘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
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駘少
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
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

定五禮有舉駁脩嘉禮除尚書祠部卽時創定禮樂耿衣
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
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干
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數雖
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
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有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
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勲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
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

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
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憲相報復乃遣謙
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巽
之即巽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
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
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巽年數歲外祖
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
餘好群聚捕傳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
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

南史卷五十二
徧覽五經尤明礼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來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